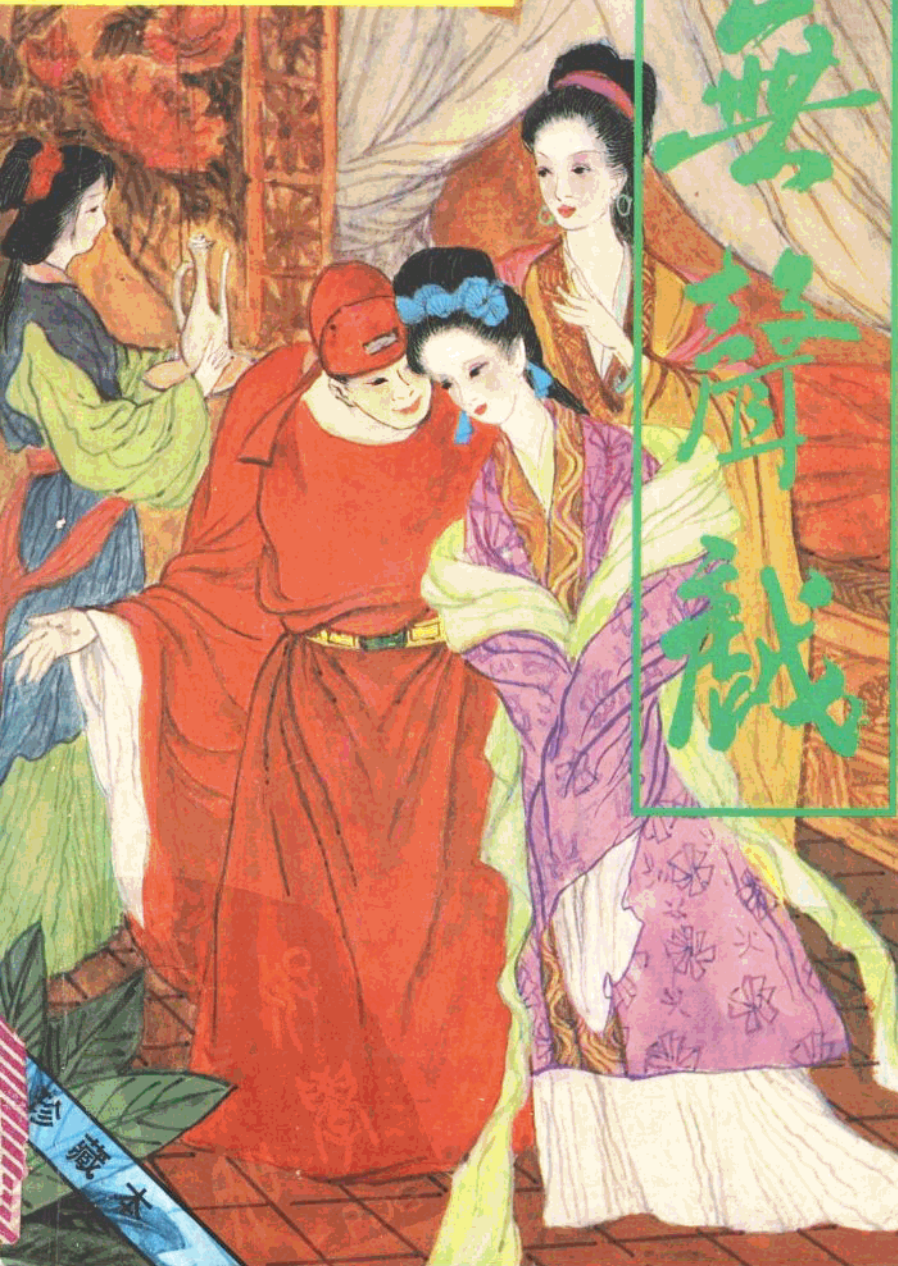


明清艳情小说珍品

無
辭
戲



藏本

内容提要

本书是一部短篇故事集，全书十二回，共演绎十二个生动有趣的故事。

第一回，丑郎君怕娇偏得艳。叙的是一个丑陋不堪的土财主“闷不全”与三个美艳妻妾的故事。土财主相貌既丑，且全身散出难闻的臭气，三个美丽聪明的妻妾，一一走入静室，宁死不愿与他同居。最后却又一一投进他的怀抱。中间的曲折离奇，一语难以道尽。

第二回，美男子避惑反生疑。叙的是一个清官柄涂断索的故事。书生蒋某与缎铺掌柜赵玉吾的儿媳何氏隔墙而居，何氏的玉扇坠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到蒋某的房内。蒋某拿出卖钱，被赵玉吾发现，诬告儿媳与蒋某有奸，自命清正的知府大人，但凭主观印象便认定奸情属实，将二人屈打成招。谁知案子刚刚结束，知府儿媳的一只绣花鞋，也神不知鬼不觉地跑进知府房中，知府大人蒙上了“抓灰”嫌疑……

第五回，女陈平计生七出。叙的是明朝末年，一个美丽而聪明的妇人，被流寇捉去，立逼交欢，妇人采用一套连环妙计，不但保住了自己的贞操，而且将流寇捉拿归案，故事趣味百出，引人入胜。

第六回，男孟母教合三迁。写的是一个同性恋的故事。书生许季芳，爱上了美貌少年瑞郎，出重金娶回家中，结一对同性“夫妻”。后来许季芳被官府打死，瑞郎决心为“丈夫”守节，并决心将“丈夫”前妻所生的儿子抚养成人。故事真实地反映出封建末世的肮脏世风和人们的畸形心态。

第七回，人宿妓穷鬼诉嫖冤。叙的是一个手艺人嫖妓却被妓家所骗的故事；

第八回，鬼输钱活人还赌债。叙的是赌场经纪人冯小山，诱人赌博，搞得一户财主家破人亡的故事……这些故事情节曲折，描写细腻，写尽了当时的人情世态，至今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。

序

文章经千百世而不磨者，未尝以时为高下。然亦有十余年之间，难易相去霄壤者，如今日之小说是矣。万历以来，文人先生，享承平之福，言及一夫作难，则震畏惧怖，不敢直对，向不更事者，夺其魄易而醉其心亦易，若今日稚稚妇女，举亘古一见再见之事而习见之，犹人目击阿房之盛。而著小说者将夸海市耸其听，岂可得乎？若以劝戒言之，则人有非高庙玉环不盗，非长陵土不取者，虽孔子居其前，春秋列其侧，尚无可如何。乃欲救之以小说，夫谁信之？而《无声戏》不然，其大旨谓世之所处，多逆而少顺，就才貌言之，亦易见而足恃矣，若以为必售之资，即位兼将相，宠冠嫔御，而志犹未足。若以为必不售之资，则汾阳回銮灵武，与李穆抱痛临安，文姬身返汉廷，与明妃恨留青冢，死败者，理之常，而生成者，事之变也，能明此义，虽冶容果堪绝代，赤手自挽银河，一旦画图省识，琵琶遣行，蜚语惊闻，孤矢夕损，正当抱地呼天之际，尚以此作火宅中清凉饮，子况生宇宙熙恬之日，附翼攀鳞者，耐金不寒带砺之盟锦袍得拜，歌舞之赐，睹此持盈守正，免于祸患者哉，如是则说难可废，以为戏可，即以为春秋诸传亦可。

伪斋主人漫题

《无声戏》小说目次

- 第一回
丑郎君怕娇偏得艳 (1)
- 第二回
美男子避惑反生疑 (25)
- 第三回
改八字苦尽甘来 (43)
- 第四回
失千金祸因福至 (53)
- 第五回
女陈平计生七出 (73)
- 第六回
男孟母教合三迁 (85)
- 第七回
人宿妓穷鬼诉嫖冤 (105)
- 第八回
鬼输钱活人还赌债 (119)
- 第九回
变女为儿菩萨巧 (139)
- 第十回
移妻换妾鬼神奇 (153)
- 第十一回
儿孙弃骸骨童仆奔丧 (169)
- 第十二回
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 (183)

第一回

丑郎君怕娇偏得艳

诗云：

天公局法乱如麻，十对夫妻九配差。
常使娇莺栖老树，惯叫顽石伴奇花。
合欢床上眠仇侣，交颈帏中带软枷。
只有鸳鸯无错配，不须梦里抱琵琶。

这首诗，单说世上姻缘一事，错配者多，使人不能无恨。这种恨，与别的心事不同。别的心事，可以说得出，医得好，惟有这桩心事，叫做哑子愁，终身病，是说不出，医不好的。若是美男子，娶了丑夫人，还好到朋友面前去诉诉苦，姐妹人家去遣遣兴，纵然改正不得，也还有个娶妾讨婢的后门。只有美妻嫁了丑妇，才女配了俗子，止有两扇死门，并无半条生路，这才叫做真苦。古来红颜薄命四个字，已说尽了，只是这四个字，也要解得明白：不是因她有了红颜，然后才薄命；只为她应该薄命，所以才罚作红颜。但凡生出个红颜妇人来，就是薄命之坯了。哪里还有好丈夫到她嫁，好福份到她享？当初有个病人，死去三日，又活转来，说曾在地狱中，看见阎王升殿，鬼判带许多恶人，听他审录。他逐个酌其罪之轻重，都罚他变猪变狗，变牛变马去了。只有一个极恶之人，没有什么可以变的，阎王想了一会儿，点点头道：“罚你做一个绝标致的妇人，嫁一个极丑陋的男子，夫妻都活百岁，将你禁锢终身，才准折得你的罪孽！”那恶人只道罪重罚

轻，欢欢喜喜的去了。判官问道：“他的罪案如山，就变做猪狗牛马，还不足以尽其辜，为何反得这般美报？”阎王道：“你哪里晓得？猪狗牛马，虽是个畜牲，倒落得无知无识，受别人豢养终身，不多几年，便可超生转世，就是临死受刑，也不过是一刀之苦。那妇人有了绝标致的颜色，一定乖巧聪明，心高志大，要想嫁潘安宋玉一般的男子，及至配了个愚丑丈夫，自然心志不遂，终日忧煎涕泣，度日如年，不消人去磨她，她自己会磨自己了。若是丈夫先死，她还好去改嫁，不叫做禁锢终身，就便她自己短命，也不过象猪狗牛马，拼受一刀一索之苦，依旧可以超生转世，也不叫做禁锢终身。我如今教她偕老百年，一世受别人几世的磨难，这才是惩奸治恶的极刑，你们哪里晓得？”

看官，照阎王这等说来，红颜果是薄命的根由，薄命定是红颜的结果。那哑子愁，自然是消不去，终身病，自然是医不好的了。我如今又有个消哑子愁医终身病的法子，传与世上佳人，大家都要谨记，这个法子，不用别的东西，就用“红颜薄命”这一句话，做个四字金丹。但凡妇人家，生到十二三岁的时节，自己把镜子照一照，若还眼大眉粗，发黄肌黑，这就是第一种恭喜之兆了，将来决有十全的丈夫，不消去占卜。若有二三分姿色，还有七八分的丈夫可求，若有五六分的姿色，就只好三四分的丈夫了，万一姿色到了七分八分九分十分，又有些聪明才技，就要晓得是个薄命之坯，只管打点去嫁第一等第一名的愚丑丈夫，时时刻刻以此为念，看见才貌俱全的男子，晓得不是自己的对头，眼睛不消偷觑，心上不消妄想，预先这等磨练起来，及至嫁到第一等，第一名的愚丑丈夫，只当逢其故主，自然贴意安心。那阎罗王的极刑，自然受不着了。若还侥幸嫁着第二三等的第四五名的愚丑丈夫，就是出于望外，不但不怨恨，还要欢喜起来了。人人都用这个法子，自然心安意遂，宜室宜家，哑子愁也不生，终身病也不害，没有死路，只有生门，这红颜薄命的一句话，岂不是

四字金丹？做这回小说的人，就是妇人科的国手了。奉劝世间，不曾出阁的闺秀，服药于未病之先。已归金屋的阿娇，收功于瞑眩之后，莫待病人膏肓，才悔逢医不早。我如今再把一桩事实，演做正文，不象以前的话，出于阎王之口，入于判官之耳，死去的病人还魂说鬼，没有见证的。明朝嘉靖年间，湖广荆州府，有个财主，姓阙字里候，祖上原以忠厚起家，后来一代富似一代，到他父亲手里，就算荆州第一个富翁。只是一件，但出有才之贝，不出无贝之才，莫说举人进士，挣扎不来，就是一顶秀才头巾，也象平天冠一般承受不起。里候至六岁上学，读到十七八岁，刚刚只会记帐，连拜帖也要央人替写。内才不济也罢了，那个相貌一发丑得可怜：凡世上人的恶状都合来聚在他一身，半件也不教遗漏。好事的就替他取个别号，叫做阙不全。为什么取这三个字？只因他五官四肢都带些毛病，件件都缺，件件都不全缺，所以叫做阙不全。哪几件毛病？请听我说：

眼不叫做全睛，微有白花；面不叫做全疤，但多紫印；手不叫做全秃，指甲寥寥；足不叫做全晓，脚跟点点；鼻不全赤，依稀略见酒糟痕；发不全黄；朦胧稍有沉香色；口不全吃，急中言常带双声；背不全驼，颈后肉但高一寸。还有一张歪不全之口，忽动忽静，暗中似有人提，更余两道出不全之眉，或断或连，眼上如经樵采。

古语道得好，福在丑人边。他这等一个相貌，享这样的家私，也勾得紧了，谁想他的妻子，又是个绝代佳人。父亲在日，聘过邹长史之女，此女系长史婢妾所生，结亲之时才四五岁，长史只道一个通房之女，许了鼎富之家，做个财主婆也罢了，何必定要想诰命夫人？所以一说便许，不问女婿何如。谁想长大来，竟替爷娘争气不过。他的姿貌，虽则风度嫣然，有仙子临凡之姿，也还不叫做倾国倾城，独有那种聪明，可称绝世。垂髻的时节，与兄弟同学读书，别人读一行，她读得四五行，先生讲一

句，她悟到十来句，等到将次及笄，不便从师的时节，她已青出于蓝也，用先生不着了。写得一笔好字，画得一手好画，只因长史平日以书画擅长，她立在旁边看看，就学会了，写画出来，竟与父亲无异，就做了父亲的捉刀人，时常替他代笔。后来长史游宦四方，将她带在任所，及至任满还乡，阙里候又在丧中，不好孤娶，等到三年服阙，男女都已二十外了，长史当时许亲之时，不料女儿聪明至此，也不料女婿愚丑至此，直到这个时候，方才晓得错配了姻缘，却已受聘在先，悔之不及。邹小姐也只道财主人家儿子，生来定有些福相，决不至于鳃头鼠脑，那阙不全的名号，家中个个晓得，单瞒得她一人。里候服满之后，央人来催亲，长史不好回得，只得凭他迎娶过门。成亲之夜，拜堂礼毕，齐入洞房，里候是二十多岁的新郎，见了这样妻子，哪里用得着软凝温柔，连合盃杯也等不得吃，竟要扯她上床。只是自己晓得容貌不济，妻子看见，定要做作起来，就趁她不曾抬头，一口气先把灯吹灭了，然后走近身去，替她解带宽衣。邹小姐是赋过新梅的女子也肯脱套，不消得新郎死抱硬扯，顺手带带儿也就上床了，虽然是将开之蕊，不怕蜂钻，究竟是未放之花，难禁蝶采，摧残之际，定有一番狼藉。女人家这种磨难，与小孩子出痘一般，少不得有一次的，这也不消细说。只是云收雨散之后，觉得床上有一阵气息，甚是难闻。邹小姐不住把鼻子乱嗅，疑他床上有臭虫，哪里晓得，里候身上又有三种异“香”，不消烧檀香，点安息，自然会从皮里透出来。哪三种？口气，体气，脚气。邹小姐闻见的是第二种，俗语叫做狐腥气，那口里的，因他自己藏拙，不敢亲嘴，所以不曾闻见，脚上的，因做一头睡了，相示有风马牛之隔，所以也不曾闻见。邹小姐把被里闻一闻，又把被外闻一闻，觉得被外还略好一些，就晓得是他身上的原故了，心上早有三分不快。只见过了一会儿，新郎说起话来，那口中的秽气，对着鼻子直喷，竟象吃了生葱大蒜一般。邹小姐的鼻子，是

放在香炉上过世的，哪里当得这个薰法，一霎时，心翻意倒起来，欲待起来呕吐，又怕新郎知道嫌他，不是做新人的厚道，只得拼命忍住。忍得他睡着了，流水爬到脚头去睡，谁想他的尊足，与尊口也差不多，躲了死尸，撞着臭鳖，弄得个进退无门，坐在床上思量道：“我这等一个精洁之人，嫁着这等一个污秽之物，分明是苏合遇到蟑螂，这一世怎么腌臢得过？我昨日拜堂的时节，只因怕羞，不敢抬头，不曾看见他的面貌，若是面貌可观，就是身上有些气息，我拼着用些水磨功夫，把他刮洗出来，再做几个香囊与他佩带，或者也还掩饰得过，万一面貌再不济，我这一生一世怎么了！思量到此，巴不得早些天明，好看他的面孔。谁想天也替他藏拙，黑黝黝的，再不肯亮，等得精神倦怠，不觉睡去，忽然醒来，却已日上三竿，照得房中雪亮。里候正睡到好处，谁想有人在帐里描他的睡容。邹小姐把他脸上一看，吓得大汗直流，还疑心不曾醒来，在梦中见鬼。睁开眼睛，把各处一相，才晓得是真，就放声大哭起来。里候在梦中警醒，只说她思想爷娘，就坐起身来，把一只粗而且黑的手臂，搭着她腻而且白的香肩，劝她耐烦些，不要哭，谁料越劝得慌，她越哭得很，直等里候穿了衣服，走出房去，冤家离了眼前，方才歇息一会儿，等得走进房来，依旧从头哭起。从此以后，虽则同床共枕，犹如带锁披枷，憎嫌丈夫的意思，虽不好明说出来，却处处示之以意。里候家里，另有一所书房，同在一宅之中，却有彼此之别。邹小姐看在眼里，就瞒了里候，教人雕一尊观音法像，装金完了请到书房，待满月之后，拣个好日，对里候道：“我当初做女儿的时节，一心要皈依三宝，只因许了你家，不好祝发，我如今替你做了一月夫妻，缘法也不为不尽，如今要求你大发慈悲，把书房布施与我，改为静室，做个在家出家。我从今日起，就吃了长斋，到书房去独宿，终日看经念佛，打坐参禅，以修来世，你可另娶一房，当家生子，随你做小做大，我都不管，只是不要来

搅我的清规。”说完，跪下来拜了四拜，竟到书房去了。里候劝她又不听，扯她又不住，等到晚上，只得携了枕席，到书房去就她，谁想她把门窗户扇，都封锁了，犹如坐关一般，只留一个丫环，在“关”中服事。里候四顾彷徨，无门可入，只得转去独宿一宵，到次日接了丈人文母，进去苦劝，自己跪在门外哀求，怎奈她立定主意，并不四顾。过了几时，里候善劝劝不转，只得用恶劝了：吩咐手下人，不许送饭进去，他饿不过，自然会钻出来。谁料想，邹小姐求死不得，情愿做伯夷叔齐。一连饿了两日，全无求食之心，里候恐怕弄出人命来，依个叫人送饭。一日立在门外大骂道：“不贤惠的淫妇！你看什么经，念什么佛，修什么来生？无非因我相貌不好，本事不济，不能勾遂你的淫心，故此在这时装腔使性，你如今要称意不难，待我卖你去为娼，立在门前，只捡中意的，扯进去睡就是了，你说你是个小小姐，又生得标致，我是个平民，又生得丑陋，配你不来吗？不是我夸嘴说，只怕没有银子，若拼得大主银子，就是公主西施，也娶得来！你睁眼睛看我，我偏要娶个人家大似你的，容貌好似你的，回来生儿育女，当家主业，你那时节不要懊悔！”邹小姐并不回言，只是念佛，里候骂完了，就去叫媒婆来吩咐说：“要小官宦人家的女儿，又要绝顶标致的，竟娶作正，并不做小，只要相得中意，随他要多少财礼，我只管送。就是媒钱也不拘常格，只要遂得意来，一个元宝也情愿谢你！”自古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只因他许了元宝谢媒，那些走千家的妇人，不分昼夜，去替他寻访，第三日就来回复道：“有个叫何运荆的小姐，年方二八，容貌赛得过西施，因她父亲坏了官职，要凑银子，寄到任上去完脏，目下正要打发女儿出门，财礼要三百金，这是你出得起的。只是何夫人要相相女婿，方才肯许，又要与大娘说过，她是不肯做小的。”里候道：“两件都不难，我的相貌，其实不扬，她看了未必肯许，待我央个朋友做替身，去把她相就是了，至于做大一事，一发易处，你如今

就进‘关’去，对那泼妇讲，说有个绝标致的小姐，要来作正，你可容不容？万一吓得他回心，我就娶不成那一个也只当重娶了这一个，一样把媒钱谢你。”那媒婆听了，情愿使这主现成的媒钱，不愿做那桩欺心的交易，就拿出苏秦张仪的舌头来，进“关”去做说客。谁知邹小姐巴不得娶来作正，才断得她的祸根，若是单单做小，目下虽然把生替死，只怕久后依旧要起死回生，就在佛前发誓道：“我若还想在闾家做大，教我万世不得超生！”媒婆知道说不转，出去回复里候，竟到何家作伐。约了一个日子，只说到某寺烧香，那边相女婿，这边相新人。到那一日，里候请了一位当票友的朋友，替了自己，自己带了一个帮闲，跟去偷相。两个预先立在寺里等候，那小姐随着夫人，却象行云出岫，冉冉而来，走到面前，只见她眉弯两月，目闪双星，摹拟金莲说三寸，尚无三寸，批评花貌算十分，还有十分；拜佛时屈倒弯腰，露压海棠娇着地，拈香处伸开纤指，烟笼玉笋细朝天；立下风，晴嗅肌香，甜净居麝兰之外，据上游，伏观发来，氤氲在云雾之间。诚哉绝世佳人，出尘仙子！里候看见，不觉摇头摆尾，露出许多欢欣的丑态。自古道两物相形，好丑愈见，那朋友原生得齐整，又加这个丑鬼立在身边，一发觉得风流俊雅，何夫人与小姐见了，有什么不中意？当晚就允了。里候随即送聘过门，选了吉日，一样花灯彩轿，娶进门来。进房之后，何小姐斜着星眸，把新郎觑了几觑，可怜两滴珍珠，不知不觉从秋波里泄下来。里候知道又来撒了，心上思量道：“前边那一个，只因我进门进节，娇纵了她，所以后来不受约束。古语道：三朝的新归，月子的孩儿，不可使他弄惯。我的夫纲，就要从今日整起！主意定了，就叫丫环拿合卺杯来，斟了一杯送过去，何小姐笼着双手，只是不接。里候道：“交杯酒是做亲的大礼，为什么不接？我头一次送东西与你，就是这等装模作样，后来怎么样做人家？还不快接了去！”何小姐心上虽然怅恨，见他的话语说得正经，只得伸手接来，人在

桌上。从来的合卺杯，不过沾一沾手，做个意思，后来原是新郎代吃的，里候只因要整夫纲，见她起先不接，后来听了几句硬话，就接了去，知道是可以威制的了，如今，就当真要她吃起来。对一个丫环道：“差你去劝酒，若还剩下一滴，打你五十皮鞭！”丫环听见，流水走去，把杯递与何小姐，小姐拿便拿了，只是不吃。里候又叫一个丫环去验酒，看干了不曾。丫环看了回来复道：“一滴也不曾动。”里候就怒起来，叫劝酒的过来道：“你难道是不怕家主的吗？自古道，拿我碗，受我管，我有银子讨你来，怕管你不下？！要你劝一钟酒，都不肯依，后来怎么样差你做事？叫验酒的，扯下去重打五十，打轻一下，要你赔十下！”验酒的怕连累自己，果然一把拖下去，拿了皮鞭，恨命地打。何小姐明晓得他打丫环，警自己，肚里思量道：“我今日落了人的圈套，料想不能脱身，不如权且做个软弱之人，遇了时机，拼着寻个自尽罢了，总是要死的人，何须替他淘气！”见那丫环打到苦处，就止住道：“不要打，我吃就是了！”里候见她畏怯，也就回过脸来，叫丫环换一杯热酒，自己送过去。何小姐一来怕淘气，二来因嫁了匪人，愤恨不过，索性把酒来做对头，接到手，两三口就干了。里候以为得计，喜之不胜，一杯一杯，只管送去，何小姐量原不高，三杯之后，不觉酩酊，里候慢橹摇船，来捉醉鱼。这晚成亲，比前番吹灭了灯暗中摸索的光景，大不相同。何小姐一来酒醉，二来打点一个死字，放在胸中，竟把身子当了尸骸，连那三种异“香”闻来也不十分觉察。受创之后，一觉直睡到天明，次日起来，梳过了头，就问丫环道：“我闻得他预先娶过一房，如今为何不见？”丫环说在书房里看经念佛，再不过来的。何小姐又问：“为什么就去看经念佛起来？”丫环道：“不知什么原故，做亲一月，就发起这个念头，家主千言万语，再劝不转！”何小姐就明白了，到晚间睡的时节，故意欢欢喜喜，对里候道：“闻得邹小姐在那边看经，我明日要去看好一看，你心下何如？”里候未娶之先，

原在她面前说了大活，如今应了口，巴不得把何小姐送去与她看看，好驰自己的威风，就答应道：“正该如此！”却说邹小姐闻得他娶了新人，又替自家欢喜，又替别人担忧，心上思量道：我有鼻子，别人也有鼻子；我有眼睛，别人也有眼睛，只除非与他一样的奇丑奇臭的，才能够相见莫逆。若是稍有几分颜色，略知几毫香臭的人，难道会相安无事不成？及至临娶之时，预先叫几个丫环，摆了塘报：看人物好不好，性子善不善，两下相投不相投，有话就来报我。只见娶进门来，头一报说：她人物甚是标致。第二报说：她与新郎对座饮酒，全不推辞。第三报说：他两个吃得醉熏熏的，上床安稳睡到天明，如今好好在那边梳洗。邹小姐大惊道：“好涵养！好德性！女中圣人也，我一千也学她不来。”只见到第三日，有个丫环，拿了香烛毡单，预先来知会道：“新娘要过来拜佛，兼看大娘。”邹小姐就叫备茶伺候。不上一刻，远远望见里候携了新人的手，摇摇摆摆而来，把新人送入佛堂，自己立在门前，看她拜佛，又一眼相着邹小姐，看她气不气。谁想何小姐对着观音法座，竟象和尚尼姑拜忏的一般，合一次掌，跪下去磕一个头，一连合三次掌，磕三个头，全不象妇人家的礼数。里候看见，先有些诧异了，又只见她拜完了佛，起来对着邹小姐道：“这位就是邹师父吗？”丫环道：“正是。”何小姐道：“这位师父请端坐，容弟子稽首。”就扯了一把椅子，放在上边，请邹小姐坐了。好拜，邹小姐不但不肯坐，连拜也不教她拜。正在那边扯扯拽拽，只见里候嚷起来道：“胡说！她只因没福做家主婆，自己贬入冷宫，原说要娶你来做正的，如今只该姐妹相称，哪有拜她的道理？好没志气！”何小姐应道：“我今日是徒弟拜师父，不是做小的拜大娘，你不要认错了主意！”说完，也象起先拜佛一般，和南了三次，邹小姐也依样回她。拜完了，两个对面坐下，才吃得一杯茶，何小姐就开谈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虽是俗骨凡胎，生来也颇有善愿，只因前世罪重孽深，今生堕落奸人之计，如今也学师

父，猛醒回头，情愿拜为弟子，陪你看经念佛，半步也不敢相离，若有人来缠扰弟子，弟子拼这个臭皮囊去结识他，也落得早生早化！”邹小姐道：“新娘说差了！我这修行之念，蓄之已久，不是有激而成的。况且我前世与阙家无缘，一进门来，就有反目之意，所以退居静室，虚左待贤。闻得新娘与家主相得甚欢，如今正是新婚燕尔的时候，怎么说出这样不情的话来？我如今正喜得了新娘，可保得耳根清静，若是新娘也要如此，将来的静室，竟要变作闹场了，连三宝也不得相安，‘这个断使不得！’说完，立起身来，竟要送她出动。何小姐哪里肯走。里候立在外面，听见这些说话，气得浑身冰冷，起先还疑她是套话，及至见邹小姐劝她不走，才晓得果是真心，就气冲冲地骂进来道：“好淫妇！才走得进门，就被人过了气，为什么要赖在这边，难道我身上是有刺的吗？还不快走！”何氏道：“你不要做梦！我这等一个如花似玉的人，与你这个魑魅魍魉宿了两夜，也是天样大的人情，海样深的度量，就跳进黄河里洗一千个澡，也洗不尽身上的秽气，你也够得紧了，难道还想来玷污我吗？”里候以前虽然受过邹小姐几次言语，却还是绵里藏针，泥中带刺的话，何曾骂得这等出相，况且何小姐进门之后，屡事小心，教举杯，就举杯，教吃酒，就吃酒，只说是个搓得圆捏得扁的了，到如今忽然发起威来，处女变做脱兔，教里候怎么忍耐得起？何小姐不曾数说得完，他就预先握了拳头伺候，索兴等她说个尽情，然后动手。到此时，不知不觉，何小姐的青丝细发，已被他揪在手中，一边骂，一边打，把邹小姐吓得战战兢兢，只说这等一个细皮嫩肉的人，怎经得起铁槌样的拳头打起，只得拼命去扯。谁想骂便骂得重，打却打得轻，势便做得凶，心还使得善。打了十几个空心拳头，不曾有一两个到她身上，就故意放松了手，好等她脱身，自己一边骂，一边走出去了。何小姐挣脱身子，号啕痛哭。大底妇人家的本色，要在那张惶急遽的时候，方才看得出来，从容暇闲之时，哪一个

不会做些娇声装些媚态，及至检点不到之际，本相就要露出来了。何小姐进门拜佛之时，邹小姐把她从头看到脚底，真是袅娜异常，头上的云髻，大似米盘，又且黑得可爱，不知她用几子头蓖方才衬贴得来。及至此时，被里候揪散披将下去，竟与身子一般长，要半根假发也没有。至于哭声，虽然激烈，却没有一毫破笛之声。满面都是啼痕，又洗不去一些粉迹，种种愁容苦态，都是画中的妩媚，诗里的轻盈，无心中露出来的，就是有心也做不出。邹小姐口中不说，心上思量道：“我常常对镜自怜，只说也有几分姿色了，如今看了她，真是珠玉在前，令人形秽，这样绝世佳人，尚且落于村夫之手，我们一发是该当的了。想了一会儿，就竭力劝住，教她从新梳起头来，两个对面谈心，一见如故。到了晚间，里候叫丫环请她不去，只得自己走来负荆，唱喏下跪，叫姐呼娘，桩桩丑态都做尽，何小姐只当不知，后来被他苦缠不过，袖里取出一把剃刀，竟要刎死。里候怕弄出事来，只得把她交与邹小姐，央泥佛劝土佛，邹小姐才把她收留下来。

却说何小姐的容貌，果然比邹小姐高一二成，只是肚里的文才，手中的技艺却不及邹小姐万分之一，从她看经念佛原是虚名，学她看书写字倒是实事。何爱邹之才，邹爱何之貌，两个做了一对没卵夫妻，阙里候倒睁着眼睛在旁边吃醋，熬了半年，不见一毫生意，心上思量道：看这光景，两个都是养不熟的了，她们都守活寡，难道叫我绝嗣不成？少不得还要娶一房，叫做三遭为定。前面那两个，原怪她不得，一个才思太高，一个容貌太好，我原有些配她不来，如今做过两遭把戏，自己也明白了。此后再讨，只去寻那一字不识，粗粗笨笨的，只要会做人家，会生儿子，就罢了，何须弄那上书上画的，来磨灭自己！算计定了，又去叫媒婆吩咐，媒婆道：“要有才有貌的便难，若要老实粗笨的，何须寻得？我肚里尽有！只是你这等一分大人家，也要有些福相，有些才干，才随得起。如今袁进士家，现有两个小，要打

发出门，一个姓周，一个姓吴。姓周的极有福相，极有才干；姓吴的，又有才，又有貌，随你要哪一个都成！”里候道：“我被有才貌的弄得七死八活，听见这两个字就有些头疼，再不要说起，竟是那姓周的罢了！只是也要过过眼，才好成事。”媒婆道：“这等我先去说一声，明日等你来相就是。”两个约定，媒人竟到袁家去了。却说袁家这两个小，都是袁进士极得意的，周氏的容貌，虽不十分艳丽，却也生得端庄，只是性子不好，一些不遂意就要寻死寻活，至于姓吴的那一个，莫说周氏不如她，就是阙家娶过的那两位小姐，有其才者无其貌，有其貌者无其才，只除非两个并做一个，方才抵得她来。袁进士的夫人，性子极妒，因丈夫宠爱这两个小，往常淘气不过，如今乘丈夫进京去谒选，要一起打发出门，以杜将来之祸。听见阙家要相周氏，又有个打抽丰的举人，要相吴氏，袁夫人不胜欢喜，就约明日一起来相。里候因前次央人央坏了事，这番并不假借，竟是自己亲征。次日走到袁家，恰好遇着打抽丰的举人，相中了吴氏出来，闻得彩礼已交，约到次日来娶。里候道：举人捡的日子，自然不差，我若相得中，也是明日罢了。及至走入中堂，坐了一会儿，媒婆就请周氏出来，从头至脚，任凭体验。男相女，固然仔细，女相男，也不草草，周氏把里候睨了两眼，不觉变下脸来，气冲冲地走进去了。媒婆问里候中意不中意，里候道：“才干虽看不出，福相是有些的，只是也还嫌她标致，再减得几分姿色更好。”媒婆道：“乡人宦家，既相过了，不好不成，劝你将就些，娶回去吧！”里候只得把财礼交进，自己回去，只等明日做亲。却说周氏往常在家，听得人说有个姓阙的财主，生得奇丑不堪，有阙不全的名号，周氏道：“我不信，一个人身上就有这许多景致？几时从门口经过，教我们出动看看也好。”这次媒人来说亲，只道有个财主要相，不说姓阙不姓阙，奇丑不奇丑，及至相的时节，周氏见他身上脸上，景致不少，就有些疑心起来，又不好问得，只把媒婆一顿臭骂，

说阳间怕没有人家，要到阴间去领鬼来相媒，媒人道：“你不要看错了，他就是荆州城里第一个财主，叫做闾里候，没有一处不闻名的！”周氏听见，一发颠作起来道：“我宁死也不嫁他！好好把财礼退去！”袁夫人道：“有我做主，莫说这样人家，就是叫化子，也不怕你不去！”周氏不敢与大娘对口，只得忍气吞声，进房去了。天下不均匀的事尽多，周氏在这边有苦难伸，吴氏在那边快活不过。相她的举人，年纪不上三十岁，生得标致异常，又是个有名的才子，吴氏平日极喜看他诗稿的，此时见亲事说成，好不得意，只怪他当夜不娶过门，百岁之中少了一霄恩爱，只得和衣睡了一晚。熬到次日，绝早起来梳妆，不想那举人差一个管家押媒婆来退财礼，说昨日来相的时节，只晓得是个乡绅，不曾问是哪一科进士，及至回去细查齿录，才晓得是他父亲的同年，岂有年侄娶年伯母之理？夫人见他说得有理，只得把财礼还他去了。吴氏一天高兴扫得精光，白白梳了一个新妇头，竟没处用得着。停一会儿，闾家轿子到了，媒婆去请周氏上轿，只见房门紧闭，再敲不开，媒婆只说她做作，请夫人去发作她，谁想敲也不开，叫也不应，及至撬开门来一看，可怜一个有福相的妇人，竟做个没收成的死鬼，高高挂在梁上，不知几时吊杀的。夫人慌了，与媒婆商议道：“我若打发她出门，明日老爷回来，不过啣一场小气，如今逼死人命，将来就有大气啣了，如何了得？”媒婆道：“老爷回来，只说病死的就是，他难道好开棺验尸不成？”夫人道：“我家里的人，别个都肯隐瞒，只有吴氏那个妖精，哪里闭得她的口住？”媒婆想了一会儿道：“我有个两全之法在此。那边一头，女人嫁得慌，男子又不肯娶；这边一头，男子要娶，女子又死了，没得嫁。依我的主意，不如待我去说一个谎，只说某相公又查过了，不是同年，如今依旧要娶她，自然会钻进轿去。竟把她做了周氏，嫁与闾家，闾家聘了丑的，倒得了好的，难道肯退来还你不成？就是吴氏到了那边，虽然出轿之时，有一番惊吓，也只有肚